



我的鄰居

一

濃霜在朝陽未出以前佔據了大地，天氣越發寒冷了；時鐘雖然到了八點，我仍舊在溫暖的被窩中留戀着有如一條蠕蟲。反覆的思量，下就了決心，以爲時間是再不許遲留了，於是帶着不像被人

欺負似的離了床褥。

嚴冬的侵襲使人變成怯懦，竟不願走出房門一步，所以課也不去上，固然在課堂上所得的只有無聊和疲倦；窗幔揭起，單扇的門洞開着，這時陽光慢慢的經過了門限和窗上的玻璃，直射到床褥上，又反映着紅漆書桌上所陳列的墨水，鋼筆，小鐘，鏡子，分外的輝煌。

我斜倚在籐椅上，負着陽光使全身溫和與舒暢，正如一個老年人在陽光之下消逝他的末日；我手裏拿了一支烟輕微地吸着，烟氣彌漫了這矮而狹小的房間，與陽光互相輝映，頓使我回到過去的夢境與寥廓的遠天，心是像狂風中的波上的小舟一樣，蕩漾得不能自

安，正如老年人在他末年的回想的國土裏得到的不安和悲愴。

「今天借幾個錢用。」送報的慌張地闖進來，一面從他的布袋裏抽着報，一面帶着懇求的口吻說。

「要是有了錢，就早給你了！」我好似從夢中剛醒過來。

「不是，已經三個月了。」送報的囁嚅的申辯着，聳一聳他的肩膀依然慌張的走了。

於是打開報紙，狠迅速地看見他們一羣人是如何演着戰爭的把戲，在迫擊砲機關鎗地雷飛艇之下的無數的死者，我對於他們沒有絲毫的憫惜，或如一個慈悲的女人；中國人儘多呢，打殺也是有趣的。

我翻到第二版的時候，看見了一條關於日本的新聞，說有暴徒某，朝鮮人，謀炸皇宮，被警察擒住，已於某某日正法；該犯年二十餘歲，身材短小，面微麻……。我的心因而又回復到方才不安的狀態中了。

我扔開報紙，兩目凝視着虛空，青烟同陽光環繞着我的左右，我不願深思下去，只是他偏引了過去的許多景象一齊奔馳到我的腦裏。

二

這正在去年六月的時候。

有一天，我在午飯後拿了幾本講義去上課，走出公寓的門口，看見一輛人力車在門旁停下，從車上走下一個少年，提着一隻柳條箱子，人很短小，穿着短的衣服，顯得十分的精悍，此時以爲同學中的學生軍，我便不留意地走開了。

我們彼此不注意或輕視，在大學的同學中這並不算奇蹟；因爲同學的雖彼此住在一個公寓裏，倘沒有一點關係是決不會往來的，不管你是時間再長些或彼此以至於畢業。

待到下課回寓，天已黃昏。

扁豆初著花，白蓼剛長過短牆，牽牛無可攀依地盤伏在地上，青嫩油肥的玉簪葉發滿了一盆，紫霞燦爛在西天，反射着全院中的

花草都變換了顏色；我默默地倚着門旁，靜聽隔院的梅花三弄，終日的疲勞都消失在美麗的黃昏裏。

「伙計！」一種粗糙尖利的聲音，從我隔壁的房間裏發出。

這時我才知道我得了一個鄰居，同時我便詫異起來。鄰室的面前有一座高牆，將陽光完全遮住了，即使在正午，屋子裏也顯着陰森的氣象；大學的同學爲什麼竟有願住這種房屋的，如同從太陽照臨的世界搬到墳墓去；說是房錢便宜罷，但是我知道公寓的主人是從來不會有便宜給別人的。我要不是爲了債務關係，早已搬開了；因爲我對於我的隔壁房間，時時存着恐怖，以爲是魔鬼的窟宅；夜半醒來，就是聽了耗子聲，便認爲隔壁的魔鬼作祟，於是將被條蒙

着頭，嚇得一身的冷汗。

當晚我便放大膽子，看書或胡想直坐到十二點鐘，因為我已經有鄰居，並不膽怯了，我相信鄰室的魔鬼已被生人逼走了。倘在往日的晚間，那我無論如何是要比隔院的同學睡得早，在床上猶能聽到他們的胡琴，奏梅花三弄。

三

這位鄰人好像是終日都蟄伏在這陰森的房屋裏。

他的房門總是關着，也不見他有朋友來訪問；偶然可以聽到他叫「伙計」的聲音，但是「伙計」一進屋，却又聽不見他有什麼吩

咐，想是除了用手勢要開水以外，別的也沒有什麼大事情。

細察他叫喚「伙計」的口音，沈重而且尖利，好像一個軍人在戰場上發令似的；雖然並不像長江一帶的人或北京人，却像廣東人。初到北京學着北方的聲口；因此我便私自擬定這位鄰居是廣東人。他獨自過這樣孤獨的生活，我便疑惑他是中國哲學系的同學，受了宋人理學的影響，決然離開朋友，逃到這卑陋的房中來習靜和打坐，度他的理想的非人的生活。

但是這位鄰居要是我那天在門外所看見的矮小而精悍的人呢，那我又立刻可以推翻我所假定的這位廣東老是一個理學家。

他究竟是否我們大學的同學？對於不相關係的人加以種種的推

測，自己也知道是很無聊的，況且又不是一個偵探；但也無法將這無意識的紛亂的思想推開。

因此我急於要見這位我所假定的廣東老的相貌，好驅除我心中的疑惑。

事實正如我心中所想的那樣容易的實現了。

第二天下午完畢了我的功課時，太陽將要飛過牆壁，正輝煌的照着房頂；天氣雖是初夏，但北京是大陸氣候，只要陽光一離地，人便覺到輕鬆與涼爽了，雖然有時還有餘熱存在。

這時我緩步走到公寓前面，便聽得我們的小院裏皮鞋格格的響，我以爲我的朋友 A 君來邀我到 S 女學校去看跳舞會了，因爲我

們約定這天要早些去，事後好多得些評論的資料；於是我很快的走到我的小院，不意竟不是我的朋友A君，却是我所假定的要見的廣東老；幸而我沒有預先招呼：「老A你來了！」不然，倒有些鹵莽。

這位廣東老也許沒有看見我這種張皇的情形，他的雙手放在他褲旁的兩個口袋裏，從他的門口走過我的門口，又從我的門口走到他的門口，皮鞋格格的響。

他是不是我們大學的同學呢？當下我所能決定的只是他並非一個習靜打坐的理學家，萬一有誰再要堅持，那我無論如何也不能相信了。

四

他的神情使人一見面便有些奇怪，臉上微微有些麻，雙眉如兩把短刀，往下感着；身體並不雄壯，然而非常的精悍；他的頭髮已經脫頂，却不像一個禿頂的老學者，還是少年的英姿。他宛然是一隻飢餓在腹中燃燒的鷹。張開眼睛四望之後，雙眉便立刻攢聚起來了。

他穿的是一身破爛的學生服，統是灰色的，就是面前的扣子，也不能完全存在；他淺灰色的衣服，越顯出斑斑的骯髒，使人遠遠地便可以知道這並不是原先就有的斑點。即如他那格格的響的皮鞋

罷，前面是裂了很長的縫，後跟也歪了下去。

不知怎的，我的腦中靈敏地感覺着，這位廣東老決不是老實人，說不定是一個危險的人物。也許是江湖上的大盜，犯了案子，裝着學生躲在我們學生公寓裏；要不然，他爲什麼單選了這間陰森的僻靜的房屋呢？在這深巷中，向不爲巡警所注意，是很容易地逃開這般人的眼線的。

因此我聯想到他插在口袋裏的雙手，是毀滅過若干人的生命，而且曾被鮮血染污了有如朱紅的顏色；這精悍的身軀，想也曾壓迫過許多婦人和閨秀，伊們看見的時候，該是如何的恐怖啊！

我的思潮重新的紛亂了。

從前，隔壁的房中是魔鬼的窟宅，現在他却是魔鬼的真身，悍然佔據了這終日不見陽光的房屋了，而不幸我又作了他的鄰人。

當他在院中格格地徘徊的時候，曾經冷然地向我一瞥；從這一瞥之後，他的惡毒確已穿進我的血管中，在週身輪環地跳動着；當晚我晚餐後便想立刻就寢，再不肯等到夜深了。

我抱着不安的心在床上輾轉，不幸不能安然走到夢鄉；本想依賴前院的胡琴和梅花三弄，好放膽睡去，但是星期六的晚間同學都走了，以致公寓的寂寥，早如夜半的時候。

朦朧地入了睡，等到醒來，晨曦已經滿布在窗櫺上；而他的格格的步聲，早在那陰森的房中開始了。他許是將整個的夜，都這樣

地消磨了罷。

五

從此以後，我儼然成了一個偵探；期考將近，也可以整日不去上課，將預備考試的時間，都用在他身上。

他終日除了格格的徘徊而外，常有一種擦火柴的聲音，以是知道他是努力於吸煙；然而他這吸煙的能力，却特別令人驚異；有時我故意地坐在扁豆花下，便看見這陰森的房中的青煙，絲絲地不絕地噴出。

一次，他來了一個朋友，最初是彼此都很驚喜似的；談話也狠

迅速，漸漸聲音便低微了；然而他們所說的我完全不能了解，我更相信他是「南蠻鴉舌」的廣東人。在他們的靜默裏，我所能聽到的，依舊是擦火柴的音聲。

他們的行為是這樣的詭異，這個朋友，自然是他的同黨了；但究竟他們的危險程度怎樣呢，仍舊令人無從揣測，我愈加疑惑起來了。

爲要除去我的恐怖起見，不得不施行我最後的偵探手段。

這回是在晚飯以前，太陽剛剛下落，他在院中同平時一樣格格地徘徊，我故意推開房門，走了出去，裝着不堪長夏的疲倦模樣，若有意若無意地說着：

「天氣真熱啊！」

「唔。」他並不介意我的唐突，還是格格地徘徊着。

「要是在南方，好得多罷？」

「唔，是的！」他不知我所謂的南方是我給他假定的故鄉，便這樣含糊地答應了。

他的臉依舊冷然，和平時沒有分別，單簡地答話也如叫「伙計」時候一樣的沉重和尖利。他這沒有表情的狀態，使我已經不願意和他再攀談了；然而因為我還沒有探出底細，終於又坦然地追求下去。

「府上是廣東罷？」